

目錄

推薦序一——小思

6

推薦序二——許定銘

11

推薦序三——林冠中

16

前言

20

第一章

進入舊書業

23

為生活未畢業入行

24

調到啟文書局工作

31

再返集古齋

38

掌管舊書買賣

41

到廣州、上海訂貨

43

離開集古齋

50

第二章

創立神州書店

55

創業還是打工的掙扎

56

創業經歷的苦與樂

63

由鹿角大廈到士丹利街地舖

70

組織家庭

77

租約作廢，眾人相助買地舖

83

搬到柴灣，結交熟客

89

第三章

六七十年代舊書店及舊書攤

舊書業購貨經驗

港島到九龍的舊書店與舊書攤

「出口書莊」的出現

各大書莊的興衰

報價單由手抄轉打字

神州舉辦「魯迅逝世三十九週年紀念展覽」

談昔日重印本

103

104

110

135

143

151

153

161

第四章

八十年代至今的轉型及展望

八十年代兼營懷舊文玩雜物

九十年代上門收書

169

170

176

千禧前後風氣轉變
世紀疫症中的神州
舊書業會否被淘汰，後繼無人？

190

201

204

跋

207

附錄

- 一 上世紀香港舊書業地圖
- 二 神州舊訂單、收據、租單等
- 三 神州書店地址年表

209

216

221

作者簡介

222

神州舊影

223

推薦序一 在行人語

小思

我很尊重在行的人，更尊重有志、有心、有情的在行人。在行人專誠講在行話，不必別人稱他為專家或學者，他的話總會有用的。

我對歐陽文利兄說：「此書不是為你自己而寫，而是作為保存一份香港舊書業的歷史

紀錄，你有責任寫。」其實這段話不是三年前我對他說，早在十多年前，神州搬到柴灣這一大變動時，我就想對他說，只不過偶然似閒談幾句，他卻不在意而已。自從舊書拍賣網開始盛行，買賣舊書變成急進功利消費模式，我就預料我們這一輩淘舊書者，一直嚮往逛舊書店的風景不再，找個在行人細作描繪，事在必行。

《販書追憶》一書，就在我半邀半逼情況下，用三年多完成了。

我也算此書第一個讀者。每讀一章，就增添一頁香港舊書店知識。對神州及其他早已不存在或現今仍在的舊書店故事，描述都詳略有序，令人得以了解舊書業的清楚面貌。內容既有人情，也有行情，如此材料軟硬兼備，是可貴的文化底蘊。

許定銘、林冠中兩位也是在行人，序言都有中之之言，在此我倒想多說幾句。

倫哲如讚孫殿起「強記」、「心細」。歐陽兄也有這兩項能耐。在沒有電腦的年代，他可以對經手買賣書刊、版本、出處，買者賣者的愛好、風格，都記得一清二楚。但他只說應說的、可說的資料，多餘閒話，從不講論。

我沒機緣親睹早年的北京琉璃廠上海城隍廟舊書店風光，沒資格評論各店面貌。憑我幾十年逛香港舊書店的「履歷」，神州是我所見特具強大搬與擺書力量的書店。不止搬店次數多，每店擺放書刊的次序調動情況，竟然也多得出奇。文利兄對手頭書刊都處理得乾淨齊整，按他自己編排習慣放置，這大概與他最初入書店這行訓練有素有關。

我一向買舊書，都不講價，因為人家買入舊書，有眼光、有運氣、肯勤勞，還要找地方收藏一段時間，加上時代背景影響種種因素，書的身價自有變化。賣者付出不少心力、時間，他定了個價，就是他應得的。但近幾年，自從流行網上拍賣的方法後，書價已經不再由售者決定，甚至有些售者因有價有市而亂抬高價，淘書者遂再無「淘」之樂，卻要看自己的財力足不足了。神州也參與網上拍

賣行列，但在書架上仍有價錢合理、我能力可應付而淘到可用的書刊，故令我仍有淘書之樂。

當年文利兄用今日看來極低端手工作業式工具出版了《魯迅畫傳》《魯迅研究與新文學研究參考書目》等小冊子，對欠缺文學資料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者來說，簡直一場功德。他獨力出版些資料小冊子，還是似送似賣的面世，好像沒甚麼人提過。我用過，卻沒謝過他。在此，我禁不住岔開一筆：在強調知識產權、版權在握，應嚴守法律的今天，「翻版」書刊是侵權罪行，可是在當年，如沒香港眾多出版社的「翻版」製作，我們這一輩怎知道有《魯迅全集》未收作品、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巴金小說、卞之琳《魚目集》、王辛笛《手掌集》，以及柯靈、唐弢、黃裳等各種散文集……。八十年代，祖國開放改革，香港中文大學及文化界開出名單，邀請以上各位到香港來，出席學術研討會，公開與外界見面，成為現代文學界盛事。交流時，他們都先後不約而同發出疑問：香港讀者怎會知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長久缺席的他們？第一位問我的是王瑤先生。到如今，我仍未想通他日如有人寫香港出版史，該怎樣評寫這些翻版書的功過。

在神州，我買到極多珍貴的好書刊及有用資料，更神交了無數專業的藏書、讀書、用書人。讀着他們用心用過的書，我常感恩。書的來去聚散，有定數，有緣份，通過神州，我們結緣了。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推薦序二

細說神州五十年

許定銘

神州書店主人歐陽文利兄囑我為他的新著《販書追憶》寫序，非常高興。雖未見其書，不過心裏明白，知道我必會第一時間捧讀此書，今次能趕在出書前先睹為快，故一口答應。前此在網路上讀新亞書店主人蘇廣哲兄的《舊書商回憶錄》，餘味無窮，不知是否已在整理排印中？如能與文利兄的《販書追憶》同時面世，當是香港舊書壇的盛事！

《販書追憶》其實是文利兄的回憶錄，全書收文二十四篇，大致可分為兩部分，此中〈為生活未畢業入行〉、〈掌管舊書買賣〉、〈到廣州、上海訂貨〉……到〈創業經歷的苦與樂〉及〈租約作廢，眾人相助買地舖〉等十二篇，記述了他從小學未畢業即入行、苦讀、奮鬥、開業，到成為舊書業翹楚的經過，和一般成功人士的傳記無異，都是由血淚與毅力累積而成的成就；所不同的是「舊書」這個行業比較特別，一向不受人注意，大部分讀者都未接觸過，題材獨特，引人入勝，細讀之更見趣味無窮。

另一部分則是香港舊書業，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至現在的實際情況；歐陽文利與神州舊書店，一直是這個時期的重鎮，見證了香港舊書業的盛衰，《販書追憶》不僅僅是文利兄的回憶錄，還是一部擲地有聲的香港舊書業史！

此中我特別有興趣的是〈舊書業購貨經驗〉、〈港島到九龍的舊書店與舊書攤〉、〈「出口書莊」的出現〉和〈各大書莊的興衰〉幾篇。舊書業最重要的是貨源，很多談買賣舊書的文章，談到進貨時多只說到康記和三益，頂多再加上何老

大的書山，少有像歐陽文利說得那麼細緻的，如卑利街斜路的李伯、鴨巴甸街口的「大光燈」，等等，所描述的書店的所在地、人物的外號、賣些甚麼書，都似賬單的清晰，可見其真實性，尤其吸引。

談舊書的文章中，我首次在《販書追憶》讀到「書莊」。事實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書莊」是甚麼。其實「書莊」即是「莊口」。舊日有些稱為「莊口」的出入口形式公司，專門由本地把生活必需品運到許多華人聚居的南洋、歐美等城市。書，是精神食糧，也是必需品之一，所以間中也有運書的，不過不多，而且多為通俗的流行書，但間中也有例外。七十年代我就曾經在某莊口中購得近二百本無名氏的絕版書《露西亞之戀》，是我個人大批買賣舊書的首次經驗。

歐陽文利口中的「書莊」，就是指純以書籍出口，賣給外地圖書館的樓上專門店。這些書莊雖然專做外埠生意，但長年累月也有不少貨源積在店內，故此，也做門市的。只要你知道門路找上門去，他們也會讓你在架上選購，因為那些多是大批買回來時的配角，所以價錢也不貴，我就曾在某書莊以三十元買過葉紫的

《豐收》（上海奴隸社，一九三五），此書十分罕見，畢生從未遇見另一冊。

在歐美圖書館大批到香港搶購舊書的七八十年代，這種書莊是相當多的，歐陽在書中提到智源書局、萬有圖書公司、遠東圖書公司、實用書店、集成圖書公司等，他不但清楚地講述書店的經營模式，連老闆的出身都知之甚詳，實在難得。

我是一九七二年首到神州的，當時店內絕版罕見的新文學作品還不少，我如獲至寶，次次有斬獲。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端木蕻良的《江南風景》只賣二十，是平靚正。北京賣舊書的大亮，專賣中國新文學絕版舊書，他的店鋪是我每次上京買舊書必到之處。而在《販書追憶》中提到，大亮年年來港，到神州貨倉購貨甚多；我從大亮手中所得新文學書，相信不少亦來自神州，可見神州的貨倉是個舊書的聚寶盆。

一九六六年創業的神州，至今已超過五十五年歷史，拙文題為〈細說神州五十年〉是取其整數。事實上，神州如今已是第二代接手，下次再有人談神州，隨時是〈舊書業的百年老店神州〉了！

二〇二一年二月

推薦序三 書與人的緣分

林冠中

記憶有些錯亂，我無法記起到底哪年首次到訪神州書店？

繞過石板街，沿着斜路，走到士丹利街。人總是這樣，錯過的必然記得。那時期迷上書話，視為指路燈。每逢週末逛神州舊書文玩，成了習慣。最記得那日甫上閣樓，與歐陽兒子提及想找黃俊東《現代中國作家

剪影》，他說：「哎呀，剛剛有客人買走了，才十五分鐘前的事。」還有一次，歐陽先生遞來「星期小說文庫」，大約二十多本。那些作家，我都不認識的。當時沒有買下來。多少年後，才知道那批書是蔡浩泉主編的四毫子小說系列，西西第一本書《東城故事》也收列其中。那是九十年代末我剛起步買舊書的事了。即在當年，這批書也極為罕見，以後未曾再遇。

從此學乖了。歐陽先生遞來甚麼書，我幾乎都要。十年前農曆新春，我陪台灣書友到訪。歐陽先生推介阿甲《抒情小品》：「作者簽贈金庸的，這個『阿甲』應該不是一般人。」我馬上要了。回家一查，「阿甲」就是「陳凡」，《三劍樓隨筆》作者之一，另外兩位是金庸與梁羽生。

春去秋來，成了熟客，歐陽先生不以後生稚嫩，每每多加照顧。爾後，我收藏路向轉到香港文學，開始蒐集相關期刊，懇請代為留意。未幾，神州收到《素葉文學》創刊號，接連二十多本，馬上來電通知。那次真開心，我一口氣入藏素葉最難得的期數。董橋先生〈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名篇，正正收於

第一至四期。

兩年前書展，我有緣在神州攤檔買了三十多本早期《號外》雜誌，大多是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結賬時囑咐幫忙收集後面期數，歐陽先生一口答應。三個月後，神州又收到一百多本《號外》雜誌，這批是八九十年代以降，正好承接先前買下的三十多本。歐陽先生說，書主也是老客人。他居中協調，這批雜誌才能以低於市場價格拿下來。只要歐陽先生答應的，必然用心留意。此老派書店作風，珍惜讀者，守護書友。

書似青山常亂疊，老店幾十年倉存，最多寶貝。書友嘗回憶，中環舊店書架頂層擺了一堆黃裳《錦帆集》，讀者有緣買到，交相稱頌。每逢台灣書友來港，託我帶路逛書肆，第一站必訪神州書店。余光中絕版詩集《鐘乳石》，六十年代初於香港印行，神州尚有倉存。寶島書友買到了，驚呼連連，以為奇跡。我也買到英培安第一本詩集《手術檯上》（五月出版社初版，一九六八），還是簽贈作家陳若曦的。

淘書講緣分。那次機緣巧合，得窺待整理只供網售的書架，我瞄到《荳芽集》第一至三集、《家明與玫瑰》與《曼陀羅》，這幾本書用橡筋捆在一起，貼着「簽名」便條紙。我好奇翻開扉頁，亦舒簽贈「敏儀」。遂厚顏詢問：「賣嗎？多少錢？」歐陽先生厚道：「熟客優惠，每本五十元。」當下全要了。這五本都是天地圖書早期初版書。日後，陸羽茶室茶敘，我詢請張大姐，得知書籍離散背後的故事。聚散有時，流傳知音，每有注定。

歲月如梭，關於舊書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說不完。自中環士丹利街三十二號，追跡柴灣利眾街四十號。「神州」於我，不單是一間書店，也見證了個人淘書行腳。歐陽先生《販書追憶》，既是回憶錄，也是香港舊書業見證史。前輩邀後輩作序，有意扶攜，秉承古風。書與人的故事，從來動聽，彼此有心，即為因緣。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港島到九龍的 舊書店與舊書攤

我養成巡舊書攤的習慣，至少用了二十多年時間。早在集古齋和啟文書局打工時，就會去巡舊書攤。創立神州後，到外巡書攤買貨更成為我每天工作的核心。

港島出發：康記與李伯

早上八時，第一站先到荷李活道三十二號「康記」。店主李景康前輩曾在廣告公司工作，練得一手得體的廣告字和廣告術語，書舖寫滿廣告口號和貼上十分醒目的美術字。李前輩的母親當時在中區寫字樓工作，經常在工作的地方拾到舊報紙和書刊，然後拿到康記去賣。

當時中環還有很多社團工會和職工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例如通濟商會、永安公司職工會等，我也曾購過這類單位藏的舊書刊，有《通濟公會年鑑》《永安公司二十週年特刊》，及該公司職工圖書館所藏的許多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書刊等。

康記最早設在皇后大道中與砵甸乍街公廁旁（現已關閉），兩三年後搬到荷李活道，貨源多來自李前輩的母親及摩囉街的收買佬。這批收買佬每天到半山區收貨，中午便把貨物擺攤售賣，如果到下午六時都賣不出的話，就會把餘下貨品

全部賤賣給康記，因為他們實在沒地方安置這些貨物。李前輩很早便懂得向拍賣行買貨，戲院里有間「櫟勿拍賣行」，那時的中文拍賣書會被當作垃圾處理，李前輩便向他們買入拍賣書。後來康記又兼營瓷器文玩和中國酸枝傢俬，到八十年代還把兼營的古玩當作主要經營項目，舊書只是次要了。到九十年代李前輩離世，生意交由幼子打理，則成了以售賣毛澤東熱門產品及文革主題產品為主的店舖了，直到二〇一八年六月結業。我甚覺可惜，只能慨歎時代轉變，歲月不留人。

六七十年代舊書的貨源相當充實，康記開業五年後，改為「平價館」，直至結束。期間我每次都能買到所需的貨品，滿載而歸。李前輩的經營方式是以現金交易及貨品自取。若買家一時拿不動，要把書留下，若過了中午還未取的，總會給少一兩本書當作貨租。若有同業出價高過買家，他會先給價高者，寧願把賣給別人的書價原銀奉回便作了結，這應該是因為他不願客人暫放的貨品阻礙地方吧。

記得康記在宣傳方面也有自己的獨特一套。例如九十年代購入一份舊石塘咀（即屈地街及山道一帶）塘西歌姬肖像菲林底片，他把照片沖曬出來，掛在舖面牆上招攬客人，果然引來不少人觀看及購買。他還在報館購入一批日治時期香港報刊以及《香島日報》《大眾週刊》等日治刊物，陳列在店舖牆上十分顯眼的地方，以此吸引愛好者觀看。他還會借用姐妹的店舖，例如大姐位於砵甸乍街的洗衣店門口的石階，二姐位於閣麟街的雜貨舖，他在這些地方都設置了擺賣舊書刊的角落，放一行書架，陳列當時香港流行的書籍和期刊，例如李我、楊天成、望雲、俊人等的小說，五桂堂印的章回小說演義，香港地圖冊，香港電影期刊如《長城畫報》《國際電影》《南國電影》等，漫畫則有《何老大》《大官》等，還有足球雜誌，《讀者文摘》《婦女與家庭》等雜誌。每次我經過該店，二姐都會熱情地說：「文仔，若有合適的儘管拿去，挪出空間讓我擺新貨，不用付款，別客氣。」我當時老實得很，不敢真的去拿，只回說「多謝」便走開了。現在想來，當時真的走寶了，倘若這些書放到現在，已成為席上之珍了。這也反映了我年少沒經驗和遠見，對文化認識不全面。不過也多得康記李前輩的關照，才有了神州約一半的貨源。

沿着荷李活道向西行，到達現在六十號的「公利真料竹蔗水」，對面卑利街斜路，還未到結志街那裏，有一檔較小規模的舊書檔，無招牌，人人管店主叫李伯，其實他就是李景康前輩的父親。他負責打理的這書檔，不會經常有新貨，但我也在那裏購過一批百多本民國時期的《旅行雜誌》，是中國旅行社出版的，這批書是我在這書檔最大的收穫了。

「大光燈」及三益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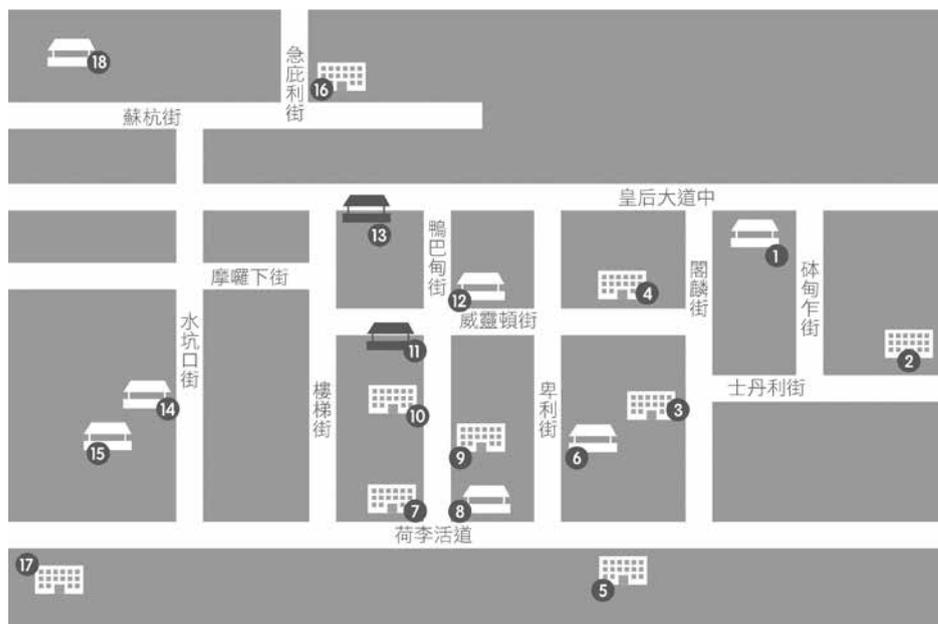
荷李活道到鴨巴甸街口有兩間舊書店，左邊稱為「大光燈」，店主喜歡在書名後打個大圓圈符號，以圓圈的多少代表價值的多少。我在這間店交易不多，最有印象的是在他那裏購得一套民國時期鄭振鐸重印的《金瓶梅》線裝本，索價四百元，若以當時物價論，已是價格不菲了。右邊的書檔以售賣英文書為主，接觸很少。再走到鴨巴甸街十八號便是「三益書店」。

三益原是一間醬油舖，店主蕭金每天需要大量紙張包裹醬料，所以他經常到街市購買大本過期的年鑑和舊書刊來包紮，而這種書刊堆放多了，居然引來行人和同業挑選。他發現原來舊書都可經營，於是逐漸把醬油店轉為書舖，讓弟弟蕭安打理。蕭金自己出外購貨，路線逐漸廣闊，由灣仔到筲箕灣，西環就結合收買佬和小檔，購貨路線與康記不同，故有一定廣闊的貨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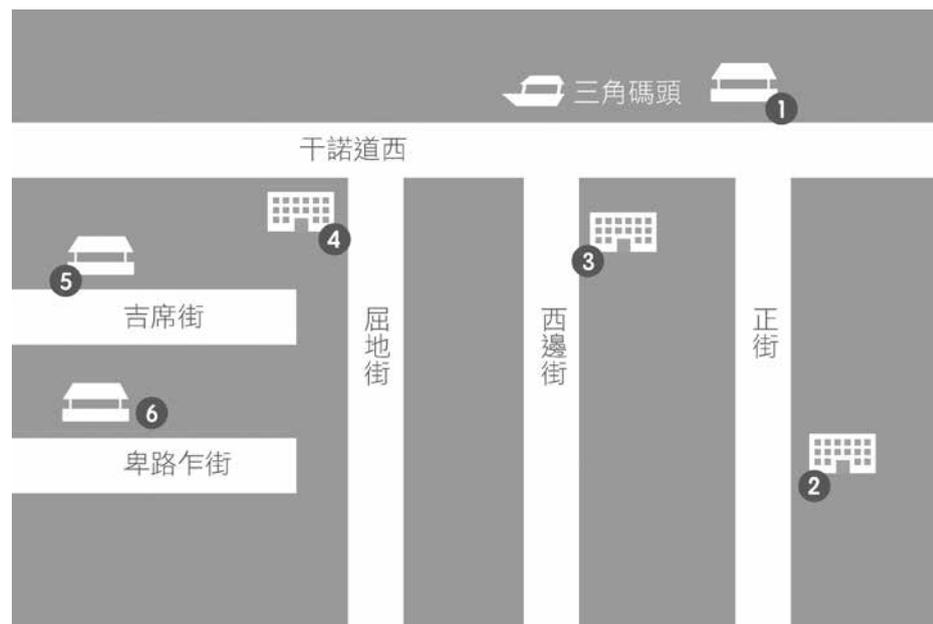
三益在售賣課本旺季，就到奶路臣街賣課本。在那個年代，若遇上賣課本的黃金時期，以賣舊書為主的書店基本上都會轉為賣課本，凡舊書攤都會停止舊書買賣。蕭安也真是一位聰明買手，他會趁勢買些舊書帶返鴨巴甸街的店裏售賣。他說凡賣了出去的書，如遇到同樣的書，不妨再買入再出售，定可以再開高價賣出，好書放在舖的時間越短，越證明那是好貨，這算是他的經驗之談。

蕭安懂得臨摹一手趙之謙的書法字體，三益書店的牌匾也是蕭安書寫的。三益在中環經營三年後便搬到灣仔發展，成為灣仔最大的舊書店。最初搬到灣仔莊士敦道三一二號集成中心，幾年後因重建，曾搬到天樂里，最後搬到軒尼詩道一七一號地下繼續營業，直至九十年代才結束。

中上環舊書店及書攤分佈圖



上環、西營盤、西環舊書店及書攤分佈圖



- 18 新填地集散地（現信德中心）
- 17 文友書店
- 16 德記搬上四樓
- 15 大笪地集散地
- 14 德記書檔
- 13 摩羅下街地攤集散地
- 12 專營拍賣書檔（蓮香樓對面）
- 11 第二代劍虹書齋址
- 10 劍虹書齋分售西文合租店址
- 9 三益書店最初店址
- 8 售西文書最早期書檔
- 7 大光燈
- 6 李伯書檔
- 5 平價館（原名康記）
- 4 第二代神州舊書店舊址
- 3 劍虹書齋最早店址
- 2 神州舊書店舊址
- 1 康記地攤

- 6 卑路乍街書攤
- 5 吉席街書攤
- 4 精神書局
- 3 校友書局
- 2 順利圖書公司
- 1 「書聖」何老大書攤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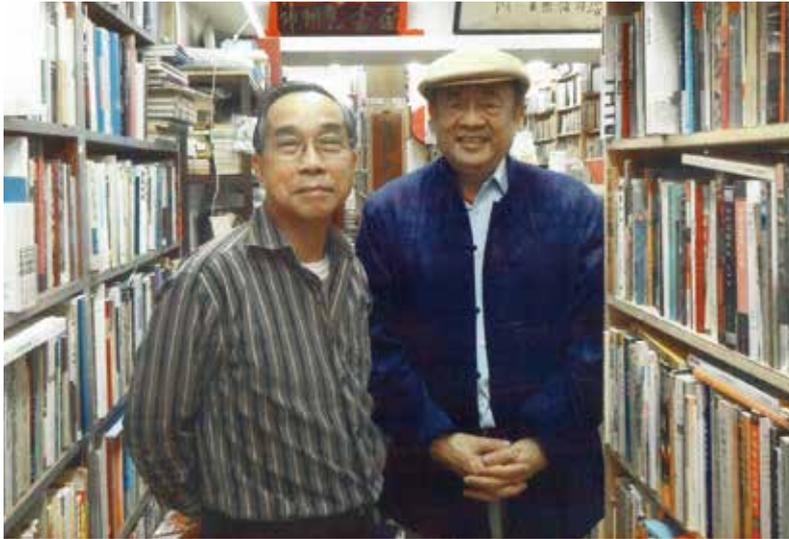
歐陽文利，一九四四年二月生於香港。十三歲（一九五七年）便進入舊書行業，先後於集古齋、啟文書局工作八年。工作期間，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五年入讀漢華中學夜校。一九六六年創立神州圖書公司，後改名為神州舊書文玩有限公司，一直經營至今。一生專心致志從事同一項工作，親身經歷及見證着香港舊書行業的半世紀起落。



神州舊影



柴灣工廈內的神州書店，中為本書作者



作者與劉再復先生合照



劉以鬯先生（左一）在神州士丹利街舖內，前右為馬輝洪先生（2001年）



出席香港書展講座，左起：羅焯先生、小思老師、黃俊東先生、作者、許定銘先生（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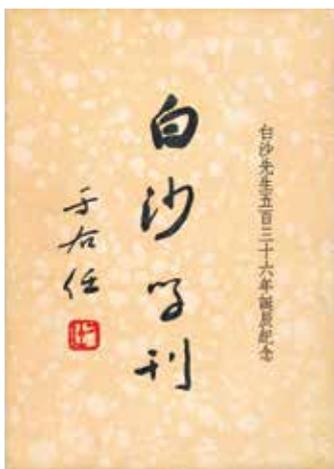
作者於書展期間與小思老師合照（2014年）



《新中華》



《家庭良友》



《白沙學刊》



《香港文學》



《繪圖增批左傳句解》



《小山草堂詩稿》



《李太白集》